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通鑑紀事本末

(四)

袁 樞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鑑紀事本末

(四)

袁樞著

國學基本叢書

通鑑紀事本末

第五卷下

王莽篡漢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鷲。字大孫。

元帝初元。元年夏四月丁巳。立太子鷲爲皇太子。竟寧元年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爲嗣。及上寢疾。傅昭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數問尙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大感寤。太子由是遂定。五月壬辰。帝崩於未央宮。六月己未。太子卽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尙書事。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猶詔不許。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

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掩昧之警。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永爲光祿大夫。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尙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四年三月。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爲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

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毀商。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歿。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顯。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其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纖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顛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顛擅朝

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尙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得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尙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子。作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作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

從去之意。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到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

二年夏四月丁卯。以待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爲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筭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

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函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三年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鴻嘉元年，王音旣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六月乙巳，封音爲安陽侯。

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灑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楫棹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槁請罪，商立根皆負笈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四年，平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魏郡杜鄴時爲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卽說音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斥，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爲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差，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諭。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永始元年，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

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爲言。五月乙未。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贖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慚。惡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卽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三月丁酉。以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冬十一月。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又言黑龍冬出。徵行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爲庶人。徙邊。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方進晚進。爲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陳湯。素以材能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以此得爲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

三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

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尙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殿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陛下旣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閒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

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而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四年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元延元年春正月壬戌。王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不常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十二月乙未。王商爲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上書以入縣官。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特進昌陽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爲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它地。上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

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十一月。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

牧守賂遺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許后姊嬪。爲龍頰思侯夫人。寡居。長與嬪私通。因取爲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嬪賂遺長。欲求復爲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爲白。上立以爲左皇后。嬪每入長定宮。輒與嬪書。戲侮許后。嬪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輔政。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具言其辜。過根怒曰。卽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初。紅陽侯立不得輔政。疑爲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常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遣立。立因上封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旣託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更有它計。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皇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毋若歸故郡。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爲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旣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節名如此。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夏四月丙午。哀帝卽位。五月。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尙書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

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卽不起。皇帝卽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六月。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馬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莽復乞骸骨。秋七月丁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爲莽家給使。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莽邑戶。以爲持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哀帝建平二年。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新都侯王莽。前爲大司馬。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常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事見丁傳用事。」

元壽元年。初。王莽旣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太皇太后聞帝崩。卽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爲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庚申。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尙書事。秋七月。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素所不說者。莽皆傅致其罪。爲請奏革令邯。

持與光。以太后指風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官。武就國。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爲佞邪。奪爵。又奏南郡太守毋將隆。前爲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關內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太僕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河內太守趙昌。譖害鄭崇。幸逢赦令。宜皆不處位在中土。免爲庶人。徙合浦。中山之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尙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秀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八月。莽復白。太皇太后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爲庶人。就其園。是日皆自殺。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埃寘溝壑。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宜居國數年。薨。九月辛酉。中山王卽皇帝位。大赦天下。平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

莽。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大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尙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太傅博山侯光爲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爲太保。皆益封萬戶。左將軍光祿勳豐爲少傅。封廣陽侯。皆授四輔之職。侍中奉車都尉邯。封承陽侯。四人旣受賞。莽尙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大司馬新都侯莽爲太傅。幹四輔子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羣臣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俸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褒賞宗室羣臣。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爲王。又以故東平思王孫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爲列侯。太傅王暉等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內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旣媚

說吏民。又欲專斷。知太后老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代法。六月。遣甄豐奉璽綬。卽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君。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今聖主始免襁褓。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大司徒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卽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

卽訊寶對曰年七十諄旤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謝病免以避王莽夏四月丁酉左將軍甄豐爲大司空右將軍孫建爲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爲右將軍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王莽白太后宜衣繒練頗損膳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莽帥羣臣奏太后言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莽又令太后下詔不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以時食肉愛身爲國六月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琊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惑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秋九月莽王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莽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乘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卽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

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乃白願見女。

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師光大司徒宮。大司徒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積。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又以太牢策告宗廟。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四。千三百萬。分子十一媵家。及九族貧者。夏。大司徒司直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盛稱安漢公功德。以爲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太后以示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卽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冀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褒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面。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恠。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宇卽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莽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

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佗。師平陵云。做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莽於是因呂寬之獄。遂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傅。及莽專政。復非議莽。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平阿侯王仁。素剛直。莽皆以太皇太后詔。遣使者迫守令自殺。莽白太后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乘傳案治衛氏黨。與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皆誣以罪。法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子樂昌侯。安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太守辛伯等。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莽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爲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欲以內厲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四年二月丁未。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綬。入未央宮。大赦天下。夏。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公。章下有司。有司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襄新侯。臨爲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尙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可。莽乃起視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已。莽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遣太后左右。奉共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誑

嬖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爲君。食湯沐邑。以故左右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作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羣臣奏言。昔周公攝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作二旬。大功畢成。宜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詔曰。可。仍令議九錫之法。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可萬二千人。願爲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爲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藟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今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分天下爲十二州。應古制。奏可。冬。置西海郡。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夏四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言。諸臣民所上章下議者。願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

力舉制禮作樂事。事成願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卽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於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韎。袞冕衣裳。瑒琫。瑒珌。句履。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秬鬯二卣。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秦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丙午。帝崩於未央宮。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斂孝平加元服。葬康陵。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是月前輝光謝譟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心不以爲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卽共令太后下詔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

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闢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公踐祚，服天子韞冕，背斧依於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子，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

王莽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於南郊，又行迎春大射養老之禮。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嬰。廣戚侯顯之子也。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立之。尊皇后曰皇太后。以王莽爲太傅，左輔，甄豐爲太阿右拂，甄邯爲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稱莽德美，罪狀劉崇，願爲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豬崇宮室，今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於是莽大說，封嘉爲率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鬪不如巧爲奏。自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十二月，羣臣奏請以安漢公廡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

攝宮奏可。

二年五月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爲東平王，乃并東平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鳩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爲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爲震威將軍，宗伯忠孝侯劉宏爲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爲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況爲奮威將軍，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莽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爲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逸並爲橫櫓將軍，屯武關，義和紅休侯劉秀爲揚武將軍，屯宛，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槐里男子趙朋、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釐令，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復拜衛尉王級爲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爲折衝將軍，西擊朋等，以常鄉侯王憚

爲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爲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爲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以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莽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冬十月甲子。莽依周書作大誥曰。粵其聞日宗室之雋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子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翟與翟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卽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

初始元年春。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趙朋霍鴻。二月。朋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爲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衆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蓋屋凡五所。建表木於其上。書曰。反虜逆賊。鱷鯢義等既敗。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卽真之事矣。羣臣復奏。進攝皇帝。子安臨爵爲公。封兄子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爲新都侯。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爲功顯君總纓弁而加麻環紆。如天子弔

諸侯服。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爲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莽兄子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爲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者。字及獲之字也。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令光子嘉嗣爵爲侯。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車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太保屬臧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幕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卽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於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始。初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示卽眞之漸矣。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卽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某傳予皇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眞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卽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

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於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卽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莽將卽真，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璽減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爲太皇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踈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從之。於是鳩殺王諫，而封

張永爲貢符子。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饜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娶故丞相王訢孫宜春侯咸女爲妻，立以爲皇后，生四男，宇獲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爲皇太子，安爲新嘉辟，封字子六人，皆爲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爲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封拜輔臣，以太傅左輔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爲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劉秀爲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甄邯爲大司馬，承新公，不進侯王尋爲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是爲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甄豐爲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爲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孫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爲郡守者，皆徙爲諫大夫，改明光宮爲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莽策命羣司，各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

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分屬三公。置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宮諸職。又更光祿勳等名爲六監。皆上卿。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長樂宮曰常樂室。長安曰常安。其餘百官宮室郡縣。盡易其名。不可勝紀。封王氏齊縵之屬爲侯。大功爲伯。小功爲子。總麻爲男。其女皆爲任。男以陸女以降爲號焉。又曰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於是漢諸侯王二十二人皆降爲公。王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爲子。其後皆奪爵焉。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欲更爲疏闊。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故以黃帝爲初祖。虞帝爲始祖。追尊陳胡公曰陳胡王。田敬仲曰齊敬王。濟北王安曰濟北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媯陳田王五姓。皆爲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封陳崇田豐爲侯。以奉胡王敬王後。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朋等作亂。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爲男。守爲附城。以漢高廟爲文祖廟。漢氏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諸劉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莽以劉之爲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五威將奉符命齋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卽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大赦天下。改漢印文。去璽曰章。二年春二月。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無違命者。獨故廣陽王嘉以

獻符命。魯王閔以獻神書。中山王成都以獻書言莽德。皆封列侯。班固論曰。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賢。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降爲庶人。用天年終。秦訕笑三代。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湘漢之陽。巨九嶷。爲長沙。諸侯北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盜。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自此而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踈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顯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旣成。遂據南

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冬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九月辛巳。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與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收繫男子。卽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漢氏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等。更聚衆謀反。今狂狡之虜。獲依託亡漢。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爲吏者皆罷。待除於家。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子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定安公太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

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爲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尙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爲莽腹心。唱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弟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秀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朧。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秀豐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旣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卽真。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不說。故託符命。

文。徙豐爲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爲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卽作符命。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卽從之。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侍中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掌威侯奇。及秀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棻於幽州。放尋於三危。殛隆於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三年。莽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等爲師。疑傅丞阿輔保拂。是爲四師。故尙書令唐林等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是爲四友。又置師友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皆上卿。遣使者奉輿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卽拜爲師友祭酒。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扞紳。使者付輿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之。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

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遂。齊薛方。太原郇越。郇相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遂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被虛僞名。郇相爲莽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稅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初。險廩郭欽爲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哀平之際。沛國陳咸以律令爲尙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爲掌冠大夫。咸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

四年。初。莽爲安漢公時。欲詔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奏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寢食堂。旣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旣至。見孝元廟廢。

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

五年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新室世世獻祭其廟。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爲太后服喪三年。

天鳳二年春二月，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賂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顛權，以得漢政，故務自覽衆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開發，尙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常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耗不潔。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尙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糶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乃定。

四年秋八月。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其衆浸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苳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爭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衆皆萬人。莽遣使者卽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

五年春正月。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與對曰。荆楊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間者國張六筭。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闕其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琅邪樊崇起兵於莒。事見光武平赤眉。

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自言。己當如黃帝僊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

地皇元年春正月。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又下書曰。子之皇初祖考皇帝定天下。將兵爲上將軍。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至士吏。凡七十五萬八千九百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子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至縣宰。皆有大將軍偏調校尉之號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秋七月。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爲輔國侯。汝南鄧暉。明天文曆數。以爲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

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二年春正月。卜者王況謂魏成大尹李焉曰。漢家當復興。李氏爲輔。因爲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事發。莽皆殺之。是歲南郡秦豐聚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刻漏。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曆。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筭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鬪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是歲荊州牧發奔命二萬人討綠林賊。賊帥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牧欲北歸。賊馬武等復遮擊之。鈎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終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陵。轉擊雲杜。安陸。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翼平連帥田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且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凌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

空竭少則無以威示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臧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

三年夏四月。遣更始將軍廉丹等。東討衆賊。事見光武平赤眉。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費。綠林賊遇疫疾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

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餓死者什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秋七月。新市賊王匡等進攻隋。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莽以詔書讓廉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方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

名喪恥及先祖哉。丹不聽。衍左將軍奉世曾孫也。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附賊。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爲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執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鬪。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馳奔賊皆戰死。國將哀章自請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洛陽鎮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漢宗室劉秀等起南陽。與新市平林下江兵合。事見光武中興。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二月。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須髮。立杜陵史詵女爲皇后。置後宮位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莽赦天下。詔王匡哀章等討青徐盜賊。嚴尤陳茂等討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復迷惑不散。將遣大司空隆新公將百萬之師。剽絕之矣。王莽遣司空王邑司徒王尋發兵四十二萬圍昆陽。劉秀發諸營兵三千人大破之。事見光武中興。莽聞漢兵言。莽鳩殺孝平皇帝。乃會公卿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示羣臣。夏六月。道士西門君惠謂王莽衛將軍王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劉秀。大司馬董忠。司中大醫孫伋。謀以所部兵劫莽降漢。以全宗族。秋七月。伋以其謀告莽。莽召忠詰責。因格殺之。使虎賁以斬馬劍剄忠。收其宗族。以醇醢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秀涉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乃召王邑還爲大司馬。以大長秋張邯爲大司徒。崔發爲大

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爲國師。莽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鰻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八月。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以應漢。攻武關都尉朱萌。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國有大災。則哭以馱之。宜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爲設殮粥。甚悲哀者。除以爲郎。郎至五千餘人。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將北軍精兵數萬人。以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爲質。時省中黃金尙六十餘萬斤。它財物稱是。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鬪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自守于匡鄧曄擊之。六虎敗走。二虎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三虎收散卒保渭口。京師倉。鄧曄開武關。迎漢兵。李松將三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比度渭入左馮翊界。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擊破莽波水將軍。追奔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衆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赦城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使更始將軍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張邯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鄼。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會日暮。官府邸第盡奔亡。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謹並和燒作室門。斧敬法闔。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

火宜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紵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明。羣臣掖扶莽自前殿之漸臺。欲阻池水。公卿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聞莽在漸臺。衆共圍之。數百重。臺上猶與相射。矢盡短兵接。王邑父子鬪。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鋪時衆兵上臺。苗訴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莽身。節解鬪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

光武中興

王莽地皇三年。初。長沙定王發。生春陵節儉。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溼。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爲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續。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產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姊元。爲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宛人李守好星曆讖記。爲莽宗卿師。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謀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春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續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續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秀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十一月。劉續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

奔。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續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續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潢。臨泚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續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續卽與秀及李通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續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卽眞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續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卬言之。丹卬負其衆曰。大丈夫旣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尙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彊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卽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賜。斬之。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劉續與戰於清陽。下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

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敵，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清水上沙中，玄卽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朱鮪爲大司馬，劉縯爲大司徒，陳牧爲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三月，王鳳與太常偏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鄆皆下之。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驍傳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

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輻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貳嚴說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續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殺。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滄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

或燔燒其餘。士卒奔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續曰：事欲不善，續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續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不敢發，續舅樊宏謂續曰：建得無有范曾之意乎？續不應。李軼初與續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秀戒續曰：此人不可復信。續不從。續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叔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續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續，即日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爲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推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慚，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京兆諸縣及城中共起兵殺王莽。事見王莽篡漢。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章皆斬之。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使者至上谷。上谷太守扶風耿況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

見使者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以大司徒賜爲丞相，先入關脩宗廟宮室。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甯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問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旣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自結納。」

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立爲天子。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申屠建李松。自長安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豪桀假號誅莽者。人人皆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李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社爲定陶王。慶爲燕王。歙爲元氏王。嘉爲漢中王。賜爲宛王。信爲汝陰王。然後立王匡爲泚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王常爲鄧王。申屠建爲平氏王。陳牧爲陰平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尚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驃騎大將軍宗佻爲潁陰王。尹尊爲鄆王。唯朱鮪辭不受。乃以鮪爲左大司馬。宛王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敢復言。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

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曰。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加非其人。望其裨益萬分。猶緣木求魚。升山采珠。海內望此。有以窺度。漢祚更始。怒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耿況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行至宋子。會王郎起。弇從吏孫倉衛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麟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令史潁川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懼而反。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尙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蕪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旣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噶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

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刁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大將軍。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脩爲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脩將兵以從。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秀投暮入堂陽界。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卽降。又擊貫縣降之。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萬。刁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秀以植爲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拜純爲前將軍。進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新宿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

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秀因留真定。納楊甥郭氏爲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鄆。擊斬王郎將李暉。至柏人。復破郎將李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校尉南陽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爲書薦復及長史南陽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人。秀以復爲破虜將軍。俊爲安集掾。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潁川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賞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況。因說況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椽閔業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孤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

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闔。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皆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況寵丹延皆爲列侯。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更始遣尙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繚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開門納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

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宛人朱祐。從容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造牀下。請閒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卽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鄆。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爲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

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脰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冬。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旣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糒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至箕關。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夏四月。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追至安次。連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馮異遣李軼書爲陳禍福。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

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咩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怪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內。寇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度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騫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眞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

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卽皇帝位於鄗南，改元大赦。秋七月己亥，帝使吳漢率建義大將軍朱祐等十一將圍朱鮪於洛陽。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爲陳成敗。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卽許降。辛卯，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與蘇茂等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二年春正月庚辰，悉封諸功臣爲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疆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卷第六上

光武平赤眉

王莽始建國二年春二月下詔曰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筦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

天鳳四年秋八月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郡有數人皆用富賈爲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申明六筦每一筦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官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

五年春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青徐間

地皇三年夏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討衆賊初樊崇等衆旣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其中最尊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及聞太師更始將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尙可更始殺我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卽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旣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者乃復亡歸其營

二年冬，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晝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與抗威將軍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蕭王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赤眉二部俱會弘農。更始遣討難將軍蘇茂拒之，茂軍大敗。赤眉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三月，更始遣丞相松與赤眉戰於務鄉，松等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赤眉遂轉北至湖。六月，張卬王匡叛，更始入長安。赤眉進至華陰，軍中有齊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至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若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先是，赤眉過式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三人自隨。恭少習尚書，隨樊崇等降，更始於洛陽復封式侯爲侍中。在長安，茂與盆子留軍中，屬右校卒史劉俠卿主牧牛。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爲近屬。崇等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筒中，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臧符。盆子卽鬻折棄之，以徐宣爲丞相。樊崇爲御史大夫，逢安爲左大司馬，謝祿爲右大司馬，其餘皆列卿將軍。盆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

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秋八月，赤眉至高陵。張卬等降之。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更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爲之除械。相與從更始於渭濱。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卽將更始至高陵。本將兵宿衛，其實圍之。更始將相皆降赤眉。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劍格死。冬十月，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爲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顰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拄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敵，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爲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積弩將軍馮愔車騎將軍

宗歆守柵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尙書宗廣持節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臘日。赤眉設樂大會。酒未行。羣臣更相辨鬪。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之。

二年春正月。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殺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樊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噓唏。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纒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旣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殺掠。長安城中無復人行。乃引兵而西。衆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因巡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九月。赤眉引兵欲西。上隴。隗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赤眉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汙辱呂后尸。鄧禹遣兵擊之。

於郁夷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安。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鄧禹以安精兵在外。引兵襲長安。會謝祿救至。禹兵敗走。延岑擊逢安。大破之。死者十餘萬人。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漢中。王嘉與戰於谷口。大破之。嘉自殺。湛遂到雲陽。就穀。嘉妻兄新野來歙。帝之姑子也。帝令鄧禹招嘉。嘉因歙詣禹降。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釋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尙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帝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三年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慚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徵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尙多。可稍以恩

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閏月。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臭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餘衆。東向宜陽。甲辰。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戊申。還自宜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逢安反誅。楊音徐宣卒於鄉里。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劉恭爲更始報仇。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

淮陽王更始元年。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鄉人韓鴻爲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以漢爲安樂令。

二年。邯鄲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上谷太守耿况約寵俱歸大司馬秀。事見光武中興。漢光武建武二年。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如此我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寵轉以質穀積珍寶。益富彊。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粟贍其妻子。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寵亦很彊。嫌怨轉積。浮數譖構之。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有詔徵寵。寵上疏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爲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爲人所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况不受。斬其使。八月。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

三年三月。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往

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遣匈奴借兵爲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

四年五月。上將親征彭寵。伏湛諫曰。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邊外荒耗。豈足先圖。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誠臣之所惑也。上乃還。帝遣建義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耿弇。征虜將軍祭遵。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況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爲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況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況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

五年二月。彭寵妻數爲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

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旦。閣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尙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家族。帝封子密爲不義侯。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爲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光武平齊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更始封爲梁王都睢陽。

二年冬。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桀沛人周建等。並署爲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東海賊帥董憲爲翼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爲輔漢大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漢光武建武元年十一月。梁王永稱帝於睢陽。初。更始以王闔爲琅邪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闔諭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與步戰。不勝。步旣受劉永官號。治兵於劇。遣將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濟郡。皆下之。闔力不敵。乃詣步相見。步大陳兵而見之。怒曰。步有何罪。君前見攻之甚。闔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闔攻賊耳。何謂甚邪。步起跪謝。與之宴飲。待爲上賓。令闔掌郡事。

二年夏四月。虎牙大將軍蓋延。督駙馬都尉馬武等四將軍。擊劉永破之。遂圍永於睢陽。故更始將蘇茂反。殺淮陽太守潘蹇。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爲大司馬。淮陽王。秋八月。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

走至虞。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彊、建走保湖陵。茂奔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鰓魚。隆，湛之子也。帝以伏隆爲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拜步東萊太守，并與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

三年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永聞伏隆至劇，亦遣使立張步爲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又吏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夏四月，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髀，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吳漢留杜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秋七月，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鄴。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爲梁王。佼彊奔保西防。

四年秋七月丁亥，上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

聞之。自郟圍之。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資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旣犇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資休。

五年二月。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犇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旣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犇下邳。與董憲合。劉紆犇佼彊。上詔耿弇進討張步。平敵將軍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饋

創血以飲之。六月，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爲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憲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犇、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郟。八月己酉，帝幸郟，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郟，董憲、龐萌走保胸，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胸。冬十月，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鐘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犇歸鐘城。鐘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脩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匍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

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卽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菑。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

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十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鄆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旣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尙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與妻子居雒陽。於是琅邪太守平。上徙陳俊爲琅邪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爲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六年。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

光武平隴蜀

淮陽王更始元年秋七月。成紀隗崔隗義。上邽楊廣。冀人周宗。同起兵以應漢。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李育。崔兄子囂。素有名。好經書。崔等共推爲上將軍。崔爲白虎將軍。囂遣使聘平陵方望。以爲軍師。望說囂立高廟于邑東。己巳。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殺馬同盟。以興輔劉宗。移檄郡國。數莽罪惡。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大尹王向。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

酒泉燉煌皆下之。初，茂陵公孫述爲清水長，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漢兵起南陽，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殺王莽庸部牧宋遵，衆合數萬人。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召郡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選精兵西擊成等，殺之，并其衆。二年春二月，更始徵隗囂及其叔父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爲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等至長安，更始以囂爲右將軍，崔義皆卽舊號。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夏四月，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擊寶，忠於綿竹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爲蜀王，成都民夷皆附之。冬，隗崔隗義謀叛歸天水，隗囂恐并及禍，乃告之更始，誅崔義，以囂爲御史大夫。汝南田戎攻陷夷陵，衆數萬人。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宜稱天子。夏四月，述卽帝位，號成家，改元龍興。以李熊爲大司徒，述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越嶲任貴據郡降述。六月，隗囂走歸天水。十二月，隗囂歸天水，復招聚其衆，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平陵范遂爲師友，前涼州刺史河南鄭興爲祭酒，茂陵申屠剛、杜林爲治書，馬援爲綏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陽王捷、長陵王元爲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初，平陵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善，因萌求往河西。萌薦融於更始，以爲張掖屬國都尉。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李彪、並州郡

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勦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議既定，乃推融行河西事。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馮愷之反，引兵向天水。隗囂擊破之。鄧禹承制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專制涼州朔方事。

二年二月，延岑復反，圍南鄭。漢中王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爲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李寶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公孫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

三年十一月，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

四年二月，延岑復寇順陽，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奔漢中。公孫述以岑爲大司馬，封汝寧王。冬十月，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轡。

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十二月，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遣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屯陳倉，就呂鮪將徇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育烏俱奔漢中。異還擊破呂鮪營堡，降者甚衆。是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驚馬鉞刀，不可彊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它人禽矣。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間構之言。其後公孫述數遣將間出，囂輒與馮異合，執其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授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

五年春正月，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闔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

文辯前世無比。囑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羈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二月，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爲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夏四月，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亂，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拊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昔堯之禪舜，舜亦以命禹，泊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故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虜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況么麼尙不

及數子而欲闡奸天位者。虜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虜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聲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貧不可冀爲二母之所咲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爲從事甚禮重之彪遂爲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卽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卽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桀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桀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識文不誤劉秀眞汝主也此皆近事暴著衆所共見者也。況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

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十二月。隗囂矜己飾智。每自比西伯。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尙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以囂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爲胡騎校尉。封鷄羌侯。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曰。今爲父母未葬。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乃令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以所將賓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囂將王元。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

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蔽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尙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於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

六年春正月，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帝也，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平陵荆邯說述曰：『漢高祖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攜貳使西州，豪桀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旣定，

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桀尙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廢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之。爲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爲清水令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爲郎。習漢家故事。出入法駕。鸞旗旛騎。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衆。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執也。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謁園陵。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事久。允豫不決。歙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邪。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

兄也。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歎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遊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五月，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選精騎爲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栒邑，祭遵軍汧，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怩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竄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詔異進軍義渠，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奧鞬。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臣幸得託先后末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友至高平，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問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尉藉之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當今西州地勢局

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疆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爲丘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積痼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因並河楊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脩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猶恐衆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玄。遂與隗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遣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問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宛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

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脍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隗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歛至。汧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遣恟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卽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七年春三月。公孫述立隗囂爲朔寧王。遣兵往來爲之援。秋。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並無利而還。帝將自征隗囂。先戒竇融師期。會遇兩道斷。且

囂兵已退乃止。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執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鞞。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執。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執。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犇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若遂欲爲鯨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

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十一月。楊廣死。隗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初。帝敕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蜀。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翼。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爲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退。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校尉太原溫序爲囂將苟宇所獲。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殺。無令須汙土。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爲郎。

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詔馮異并將其營。隗囂病且餓。餐糗糲。恚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總兵據翼。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駿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攢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夏六月。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太中大

夫馬援爲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十年夏，陽節、馮異等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未拔，夏，異薨於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戊戌，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元、犇蜀徙諸隗於京師，以東。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十一年春三月，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

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橫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卽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夏，公孫述以王元爲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彊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沂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

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滅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帝還自長安，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被害，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爲立廟祠之。十二月，吳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

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遂圖武陽。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旣輕敵深入，又與尚別

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尙。尙破公卽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尙。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尙二處受圍。執旣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尙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尙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尙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尙而擊公也。若先攻尙。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延岑以城降。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尙曰。城降三

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尙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府視地。觀放麀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述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旣平蜀。詔贈常少爲太常。張隆爲光祿勳。譙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上詔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旣至。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拜融冀州牧。

十三年春三月。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詔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夏四月。至京師。

卷第六下

楚王英之獄

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爲右翊公英爲楚公陽爲東海公康爲濟南公蒼爲東平公延爲淮陽公荆爲山陽公衡爲臨淮公焉爲左翊公京爲琅邪公

十七年冬十月進右翊公輔爲中山王其餘九國公皆爲王

二十八年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爲游俠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罔尙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

明帝永平八年冬十月丙子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紬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

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十三年冬十月，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

十四年夏四月，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爲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尙數千人。初，樊儵弟鮪爲其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尙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儵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隄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

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污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認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截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爲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二年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

馬后抑外家

漢明帝永平三年春二月甲子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皇子炆爲太子。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宫。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卽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炆。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后旣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太子卽位。年十八。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黃門郎防。光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執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雒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

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章帝建初二年夏四月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侯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遽伯玉之敬也新陽侯雖剛彊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倉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收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

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執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句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太夫人葬，起墳徼高。太后以爲言，兄衛尉廩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馬廩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四年夏四月，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衛尉廩爲順陽侯，車騎將軍防爲潁陽侯，執金吾光爲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曰：

夜惕厲。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防廖光皆以特進就第。

竇氏專恣

漢章帝建初二年十二月。帝納竇勳女爲貴人。有寵。貴人母。卽東海恭王女。泚陽公主也。

三年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八年。皇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誠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尙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爲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爲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旣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執太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尙書張林。雒陽令楊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夏四月丙寅。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炳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章和二年春正月壬辰。帝崩於章德前殿。太子卽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弟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璜並爲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庚戌。皇太后詔以故太尉鄧彪爲太傅。賜爵關內侯。錄尙書事。百官總已以聽。竇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

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永平時。謁者韓紆考劾憲父勳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秋七月。南單于上言。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求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潁川韓稜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曰。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爲故事三公不與賊盜。公縱姦慝。莫以爲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事見兩匈奴叛服。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邳壽有所請託。壽卽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刺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何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常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臣所以觸死瞽言。非爲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與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壽憚之子也。夏六月。竇憲出朔方雞鹿塞。分遣副校尉閻盤等。破北單于於嵯落山。事見兩匈奴叛服。秋九

月庚申。以竇憲爲大將軍。中郎將劉尚爲車騎將軍。封憲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彊奪人財貨。竄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駙馬都尉瓌。獨好經書。節約自脩。尙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乘三軍之重。篤景總官衛之權。而慮用百姓。奢侈僭倖。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訥訥。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繇繇。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譴。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梧焉。

二年六月。詔封竇憲爲冠軍侯。篤爲鄆侯。瓌爲夏陽侯。憲獨不受封。

三年春二月。竇憲遣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事見兩匈奴叛服。竇憲旣立大功。威名益盛。

以耿夔任尙等爲爪牙。鄧疊郭瓚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爲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尙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冬十月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尙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尙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尙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爲城旦。竇憲請遣使立北單于弟右谷蠡王於除鞬爲單于。袁安上封事爭之。後上竟從憲策。事見兩匈奴叛服。

四年。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龔深惡之。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殫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夏四月丙辰。竇憲還至京師。夏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雖欲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

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闔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爲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衆，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濃繩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旣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濃。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爲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故郡。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因逮考竇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初，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當遣吏，戶曹李郃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

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郅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郅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

西域歸附

漢光武建武五年。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爲侍子京師。慕樂中國。及王莽之亂。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九年秋八月。莎車王康卒。弟賢立。

十四年冬。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十七年。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二十二年。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

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厓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柯越雋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開苑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明帝永平三年冬十月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大苑嬀塞王國使其將守之于寘人殺其將軍德立大人休莫霸爲王賢率諸國兵數萬擊之大爲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爲王廣德使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

四年冬十月于寘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誘莎車王賢殺之并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寘廣德請降匈奴立賢質子不居徵爲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爲莎車王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之伐北匈奴也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事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犇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何益於彊如

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騙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超彪之子也。

十七年。初。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爲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爲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十一月。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事見兩匈奴叛服。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三年閏四月。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五年夏五月。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

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八年冬十二月。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

元和元年十二月。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

三年九月。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僞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章和元年。班超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和帝永元二年夏五月。月氏求尙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三年冬十月。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以班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龜茲侍子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猶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七月。西域都護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人討焉耆。到其城下。誘焉耆王廣尉犂王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十二月。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條支窮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恠焉。

十四年秋七月。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

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爲超求哀。乞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代爲都護。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詔以北地梁懂爲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尙已得解。詔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城小。梁懂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其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聽。懂旣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懂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

安帝永初元年五月。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龜茲。而道路隔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六月壬戌。罷西域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禧及梁懂。趙博伊吾。盧柳。

中屯田吏士而還。

元初六年。初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爲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

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爲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於是開通西域。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使。尙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遠。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

衛尉鐔顯。廷尉綦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繼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之做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延光二年。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

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執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旣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與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補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盛國滅土。非良計也。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三年春正月。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四年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

順帝永建元年冬十月。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

二年六月。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

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者，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者，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